



李長卿集卷之六

豫章李鼎著

門人河津劉有綸質校

記

重修采石太白祠記代作

太平府據金陵上遊當塗其首邑也為高皇帝
龍飛首善重地周原廣衍諸山遙拱曲抱姑孰一
溪環若衣帶西折二十餘里至采石會于大江采
石巖巒玉立力障狂瀾又為茲郡門戶重地云某

待罪當塗流覽風土輒先采石引睇長江奄忽萬
狀憶 高皇帝旄鉞誓衆常開平螯孤先登諸將
蟻附鷲擊英風凜凜至今毛髮俱動已而遵蛾眉
亭然犀處入太白祠瞻太白像登太白樓大江支
川近在樽俎引觴三酌朗吟太白詩數章松韻濤
聲四顧答響復憶着錦袍渡采石騎鯨捉月齊夷
險一灰生僊僊乎埃壻六合矣或曰若寄命百里
兢兢守官猶將懼選奈何從千載而上酒人者遊
乎哉某曰不然太白奉徵書官供奉遇合奇矣乘

機展采寧獨無心顧內寵外嬖耽耽在傍太白直
奴使而婢役之蓋視江魚腹中猶酒池耳雄情爽
氣時露鋒穎永王璘一敗而崑山之玉與石俱燬
欲殺憐才物論則爾太白何暇問焉蓋視長流夜
郎猶糟丘耳久之論定於是有左拾遺之召太白
則已長逝豪士至今扼腕不知左拾遺奚以賢於
供奉哉假令太白事 高皇帝不必與介而馳者
比長絜短以彼赫蠻之技倚馬而奏萬言一時握
槩之流有膽落而辟易耳又假令開平輩不際風

雲之會生不失高陽徒歿不失溝中斷不知詩作
何物安論謫僊才耶且草昧佐命之臣職在於攻
畫疆分理之臣職在於守守之道微獨布斥候申
警備爲翼翼也勸農桑戒囂訟順元元所耳而祛
其所苦倅萑苻無釁雞犬不驚斯已耳頃者貂璫
肆螫狐鼠馮陵太白而在直奴使而婢役之而不
以奪吾糟丘酒池之趣若太白者胡可一日不步
而趨之尸而祝之耶祠歲久浸圯郡大夫聚首謀
曰先民在望祀典弗飭民牧之謂何爰程材受功
拓故物而一新之廟貌旣肅觴豆旣陳采石若增
而峻長江若增而深太白雄情爽氣若增而王謹
伐石記之用告成事繫詩三章則集太白所自爲
句云

袖上雲霞收夕霏寧知流寓變光輝騎二茅龍天
上飛東來蓬萊西復歸相逢且欲醉春暉

右迎神

海鯨東蹙百川迴浪打天門石壁開緣蘿樹下春
風來會須一飲三百杯鳳笙龍管行相催

右降神

日色欲盡花含烟歌舞淹留玳瑁筵大隱金門是
謫僊幾時可到三山巔飄然隨風落天邊

右送神

重修商河縣儒學記

太史公以齊民闢達多匿知歸之天性夫闢達多
匿知齊誠有之廼其傳儒林也則又曰齊魯之間
於文學自古以然天性也此何以稱焉夫齊界海
岱饒魚鹽尚父夷吾因之計富彊耳如魯先公沂

謂變其俗革其禮者槩乎未之及焉則其濶達多
匿知也可謂性之罪乎宣尼氏講業杏壇齊魯之
士什九在列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何彬彬也夫
亦有操錘鼓鞀者在而無能躍於冶中耶商河古
無棣也左營丘右曲阜所稱齊魯之間者耶吾友
譚君曰選之令商河也首謁文廟則椽甍半蝕
風雨釋菜鼓篋幾不成禮又鄉賢名宦同室而享
均非祀典乃謀所以新之三年而後竣役則以邑
小而瘠拾材鳩工爲力不易云令君馳一介行李

以記請遂拜命而復所受簡曰記者紀也紀勤事之勞以勗多士也夫商河小而瘠者也椎魯不文方之杏壇豈不遠甚寧有紈袴子如曩時陸博謁鞠走狗鬪雞目不辨菽麥者乎寧有大豪鉅猾如曩時鑄山煮海持吏陰事有司不敢問者乎寧有無賴賊如曩時探赤白丸禦貨掘塚甘九歿若飴者乎今皆無之是未醇乎其爲魯亦未受變于其爲齊者也鞞之錘之則在師帥矣今宮墻旣肅廟貌孔嚴多士將遵其藩乎則鄉賢名宦二祠具在將升其堂乎則七十二人具在乃所願則學孔子乎則大成有殿尊經有閣泰山奕奕可望也洙泗淵淵可挹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忠信者天性也商河雖小而瘠奚翅十室竊願多士醇乎其爲魯而因以變乎其爲齊是能不鑿其性者也亦令君作人之盛舉也多士勉矣

栩栩園記

中丞尹公北控虜東備倭旣底厥績已而予寧家居若將終身焉 聖天子旰食宵衣念兩浙重地

揚波負隅之警無日不誠于懷於是 詔起公田
間持絳節坐而鎮之越明年百吏奉職士飽馬騰
野多露積門無夜扃間招客幕府幕府肅無長物
屏間揭小箋如斗大公指示不佞曰此予在田間
所憇遊栩栩園圖也蓋予家漢川上游漢川支流
一河縈繞如帶踰河而南則栩栩園在焉環園有
墻匪崇匪墉跨園有堂匪鉅匪麗舍堂不十武誅
茅爲亭爲榭者星列或貯筆牀茶竈或貯木几竹
榻或貯佛龕蒲團或貯六籍三藏匪丹匪堊此吾
園之營構也引流爲泉泉清以漪注泉爲池池曲
以深循池爲堤堤修以紆泉之上覆以椅桐池之
中泳以鱣魴堤之傍雜以榆柳堤窮有竹徑綠雪
霏霏然有桃源紅雨瀟瀟然有橘塢黃雲油油然
編榴槿爲欄楯無謝錦帳矣聽松風洗耳根無謝
朱絃矣睇落梅之回雪無謝長袖矣此吾園之近
勝也登高南眺則湖光十里瑩若銀鏡鳧菰蒲
隱見烟際麥隴翻風禾疇帶雨北牖時啟則巨艦
輕舸來往絡繹玉樹芝蘭交映庭際家人作務童

子候門盈盈一水限之不啻千里雲中雞犬之聲
彷彿若有聞焉左右顧則烏桑蟾桂美景敷陰此
吾園之遠勝也白衣送酒欣然命酌引滿浮白觥
籌無筭間出舊醅網溪腴雨後畦蔬霜前菓實主
賓應接不暇此吾居園之偕樂也旭日當窻稿梧
堪據檢遺編賦新什悠然意得朗吟浩歌鳴榔作
勞之聲遙相唱和茗椀旣空爐烟乍歇乃塞離閉
兌跣趺端坐三際四大俱屬烏有此吾居園之獨
樂也旣富名花復饒蜨蝶大者如蝠小者如蛾五
色相宣臨風栩栩蝶與我與誰爲適主此予名園
之旨也今羈勒一官緬思寄跡吾園不啻大夢間
釋簿書索衽席則神魂已越河山而賁丘園矣將
昔之栩栩者夢而今之栩栩者非夢耶不佞作而
前曰明公天民之先覺也 聖天子將措一世于
華胥之封建德之國舉明公于夢卜揭東南奧區
畀之邇者海無揚波山無負隅直登含齒戴髮之
倫栩栩然若於有生之樂而不知帝力何有所謂
有大覺而後知此爲大夢者非耶爰命管城子籍

而記之

四樂亭記

姑孰郭大夫曩丞吾上饒也種種善政具載別乘不佞薄遊姑孰大夫子仲庸儼然造焉翌日報謝得奉大夫函交于堂上大夫修髯廣顙玄首玉貌望之若神僊中人家故背郭溪流浮橋遶之青山白苧羅立左右蓋人境蓬島也堂後地可畝許繚以周垣誅茅結屋疊奇石爲山種竹千個蔘以四時名花五色濃淡次第掩映簷際禽鳥飛鳴不減短拍長袖有亭屹然其中顏曰四樂不佞肅而前曰孟氏榮啟期樂矣無能踰三大夫軼之而四胡其盛耶大夫曰孟也大賢榮也高士吾何人斯敢絜長短第吾有吾樂可數而陳也爲善最樂千古名言予兢兢褫躬罔敢實墜惟是性頗卞急時一驟發內悔竟日益有味乎東平之言故一曰爲善樂予束髮下帷陳萬卷作蠹魚其中忻然適也今謝去諸生業時從架上抽一卷玩之片言契合其露灑心故二曰讀書樂鄉匏繫一官簿書填委折

腰道左仰候大吏鼻息時誦平子歸田賦如奏鈞
天今幸披短褐日課家童耕雨刈雲廩有餘糧無
憂卒歲故三日歸田樂二子各授一經伊吾不絕
兩耳歲時酌醴烹鮮青衿楚楚攜諸孫拜舞爲壽
於時連引兕觥陶然南面王也故四曰班衣樂若
夫變童幼女挾趙瑟撫秦箏更御迭進不與易吾
所樂矣不佞儼然起曰旨哉大夫之有此樂也亦
惟大夫之能樂其樂也抑大夫之樂何謝兩賢夫
庭闈無恙天寔爲之匪我求蒙易垂大訓則孟氏
之樂惟是俯仰之不愧耳若夫鹿裘帶索而歌正
所謂無可若何而姑以自寬耳者彼其處常得終
爲快豈索之性以外哉大夫善日益增樂日益長
遺編具在先民匪遙歷山見舜莘野志伊寧必舍
耰鋤而釋耒耜矧令子翩翩譽髦明發有懷朝青
衿而夕金紫何衣之不可爲班何適之不可爲舞
然則老萊子班衣以寬二親猶之乎策啟期之自
寬也以大夫碩人之寬寤寐在澗不出戶庭英才
具在則誦大夫之四樂卽孟氏之三樂也誰曰不

然

京東屯田徵會記

國家闢三塗以羅士麟鳳爭奮庸矣而跣跣不羣
之材每棄置而不錄設兩稅以歛財東南告凋瘁
矣而千里沃壤之區輒蕪穢而不耕其於理財用
人之道寧無遺議耶今有筴于此俾野無佚財地
無曠土而內帑且無一錢之費則京東屯田是矣
竊惟 神京之東是爲薊州寶坻三河厥壤黑厥
民稀爲旱地者二爲葦場者二爲閒曠者六近者

寶坻一邑漸成水田茲非已試之明驗耶稍振而
南是爲天津起楊柳青迄丁字沽直沽綿亘三百
餘里又折而南是爲河間雄縣新城白溝亦不下
二百餘里棄爲斥鹵豈天留此奧區以待豪傑哉
往者銀臺徐公議及薊鎮之屯矣於是有潞水客
譚焉未幾啣 簡命經理其事旣以無成而報罷
矣錦衣史公慨然上疏請捐二萬金開天津之屯
又以無成而報罷矣致令聽者掩耳譚者捲舌不
知前車之覆不在太行之險峻而在執轡者之無

良故未可因咽而廢食也夫可耕者地闢地者人聚人者財三者相須猶車有輪轅不可闕一者也方二公之舉事也正公私告匱之秋是財不給也又時北控虜南控倭士方荷戈爭先取封侯印如斗大何暇治耒耜哉是人弗聚也人與財兩誑而徒持募之空文出家藏之涓滴欲以成不世之偉功數不勝矣今海內擁雄貲而負奇畧者比比也進東於請纓之無路退阻於乘墉之無基於人情豈甚相遠哉不於此時振長策勒奇勛遠貽子孫不拔之業者非夫也不佞草茅士不識 廟堂闕議嘗從衡文中得其一班焉曰能闢千畝者予秩百戶闢萬畝者予秩千戶又許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入至於舉士必無奪其土之故額而別創一名通計若而戶益費士解額若而人允若茲而招徠之德意詳且盡矣愚請伏 闕下而廣其例曰屯田之要先築海塘以防外入之賊次開內河以注立盡之澤入貲多者爲指揮次者千戶次者鎮撫百戶量功受直則取之入貲盡地受功則取之

入貲之人海塘內河已於事而竣則疆理其田而
世授之業世業有定而世授之官開署則爲屯衛
占籍則爲屯籍建學則爲屯學應試則爲屯號別
設屯政憲職俾董其役久其任而責之成焉無令
權分于九牧而功隳於九仞其樹蕪也海塘之岸
種枳棘焉海塘之外種杞柳焉兩河之傍田宅之
畔種桑棗柿栗焉其教訓也授之詩書焉授之禮
義焉授之騎射焉授之戟刺焉無事則弦誦之聲
聞于四境有事則干城之將出於兔罝此一舉也
可以實西北之空虛可以寬東北之困斃可以捫
戎馬之長驅可以仰副 朝廷理財用人之實意
計無便於此者總之吾黨之精神意氣聯若一體
晤若一堂而後長策可振奇勛可勒子孫不拔之
業可貽也願登姓字于左方

好修堂記

金陵沿六朝餘習徹侯戚畹薦紳素封之家相雄
以貲相導以侈崇臺邃宇擢漢連雲而諸王孫最
著王孫裔出 齊藩因言事不得之國 特賜邸

第第固雄鉅壯麗諸王孫代有剏構無改於初獨
伯修氏雅尚澹泊築一室於城西南隅廣不盈畝
由衡門而入有堂三楹曰好修堂堂之背曾不容
足依檐墻而北裁其隙地三尺合爲斗室貯木几
一木榻一琴一架上經史數卷曰最樂處由好修
堂之西循廊南折有齋十笏而羸橫半之中分其
齋後設供具供事諸佛左繩牀右緘膝內典貯焉
前曰宴坐齋當牕列文具圖書一時名公題詠輝
映四壁牕外修竹數个一石玉立含風瀉月無不

宜人客至焚香煮茗譚名理逞逞忘返昔維摩詰
以不必林中宴坐而爲宴坐今伯修氏以林中宴
坐而爲不必宴坐斯善學維摩詰者乎卽不能如
維摩詰一室中容三萬座以較邱第樓臺其廣大
可同日語哉夫三閭東平楚漢宗親也東平當漢
祚鼎盛終日樂善以娛天年伯修氏慨然有慕乎
其爲人似矣三閭發憤而作離騷思深哉宗國之
憂乎彼不隨衆爲樂而獨好修以爲常斯所稱嚼
然泥而不滓者也伯修氏雖趺坐一室而憂國之

長卿集卷六 詩
慮不少解于其懷時見宰官身則修世法見居士身則修出世法總之無不修也無不好也修而無修也好而無好也吾烏從而知之烏從而證之請證之維摩詰

鄣社徵會記 代作

我徽州古鄣薊也六邑踐山爲城民繁于食指而畝畝曾不什一以故士三倍於農賈三倍於士卽賈矣猶然有士風蓋先文公闕里在焉習之漸民久矣 高皇帝定鼎金陵江寧諸縣首被德化繇

江寧縣而南六十里曰江寧鎮舟車輻輳編戶櫛比徽人卽其地而賈者若而家而王君著王君起家儒服好以禮讓風其儕輩其儕輩亦雅推王君爲祭酒王君昌言曰吾黨競錐刀之末輕背里閭而聚族於茲紛榆里社之感寧獨異於古人人聞之矣請立社以聯吾黨社曰鄣社使無忘乎本俗其在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請爲諸君子主進進錢以貲爲差歲令二人籍而藏之徵其子錢什二以待諸費其在書曰是彝是訓惟帝其訓請月朔屬

民讀 高皇帝法讀已相勗以孝悌相規以德誼
有違言者相釋片詞庶用不犯于有司其在詩曰
先民是程請祀先文公於社祭則合敬餽則合驩
務以不倍所聞爲本約旣具則徵記於不佞不佞
曰諸君子意則美矣王君周易詩書之言信則有
徵而我猶代子是駢拇而枝指也無已則請言禮
乎禮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
不諭焉今親兄弟同父母未嘗不外禦其侮而不
免闕墻者知昏於利義以利敗故耳吾黨之徵會
者夥矣負墻而立業已腹誹可尋可寒盟于何有
諸君子言不必嘐嘐而慕古要在由衷行不必皎
皎而絕俗要在諧衆賢不必赫赫以稱雄要在好
行其德日引月長比屋可封是能服膺 高皇帝
之遺訓也是居然闕里之遺風也不佞辱在桑梓
有榮施矣

鳩茲陰氏義田記

義田之興也其去古差遠乎古何以無義田也夫
人而授之田也吾耕吾穫吾蓄吾畚帝力何有烏

覩義哉井廢於阡陌田奪於併兼雖欲疾耕安所
致力有能聚族而田之耕之食之不蘄義而義傳
矣故曰失仁而後義也雖然仁失矣匪義胡以濟
乎仁之窮也鳩茲陰九峯氏業以醫鳴吳越橫手
所診橫目所眡橫劑所投起九死而肉之骨者算
數不能盡可不謂仁術乎哉九峯氏意不自得曰
人盡夫也以吾手不及診目不及眡劑不及投其
瘥厲天札者夥矣吾竊竊然以方技特聞不亦卑
乎然猶可委者曰力且一人之身待養者千百待
療者十一烈山氏生五穀以養之而後製五藥以
療之蓋知所重也吾舍吾身之所自出與吾一體
而分者曾不庀蒸嘗而給朝夕徒取藥裹之餘以
自沾漑不愈卑乎於是拓先塋之傍爲祀田者若
而畝而歲事舉矣拓祀田之傍爲義田者若而畝
而族之餒者哺矣寒者纊矣下帷者膏矣斃者槥
矣緩急而疾呼者應矣卽施之人人力則未逮而
環陰之族猶庶幾有相保之望乎吾聞之義者宜
也醫者意也九峯氏通其義於醫故方餌合宜而

無陰陽之患通其意於族故田以義起而無渙羣
之虞斯義立而濟乎仁之窮者乎抑人富而後仁
義附與余喜而志之以勸夫慕義而興者

茅山乾元觀碑記

代作

往萬曆壬辰秋余秩滿請告以歸將取道歷諸
名勝爰命駕首登句曲之巔禮三茅君留覽信宿
將入京口舟中夜夢遊乾元觀翌日往觀焉至則
煉師江本寔者爲化去闔希言高足弟子逡巡遠
迎且導予經行也予由庵而北有道人跏趺端坐

頂結雙髻不襦不襪年可四十許本寔曰道人李
姓徹度其號行年八十三矣人稱赤肚子者是也
蓋明興有兩赤肚子皆李姓一混迹密雲縣一
則道人云時道人閉離塞兌予爲屏左右低徊久
之道人稍稍啟頰微有開示予不及再問去矣私
念宇宙寥廓畸人當自不乏已而之吳之越之閩
之豫章度大庾由五羊涉海而歸東南名勝掣結
幾盡求如李道人者一失難再得始悔過乾元時
不齋心十日順下風而問道也歲丁酉余奉詔

再起今官懇辭不獲勉而就道復自念始願固不
及此或者因緣一見李道人乎戊戌抵任卽以入
賀 萬壽行矣巳亥春决筭乞骸骨闔戶待 命
乃肅使者巾車迎道人至署中曰今日宴閒敢問
至道道人曰大道無名其可傳乎所可傳者延年
之術耳吾術非男女非黃白惟是神凝則氣聚氣
聚則丹結故身以內不知有饑渴身以外不知有
寒暑進此而神通而冲舉吾不得而知也余試之
則能一日而九食亦能九日而一食距別時八年
所矣貌不加衰且更少焉顧余行道入術乍離乍
合惟幼子病泄方年十二夙稟羸弱七箸頓減日
受章句不及就外傳時半心甚憂之道人一見曰
此法器也授以真訣一日而愈七箸章句不啻倍
往昔余謂道人何神哉道人曰童子混沌未鑿所
謂玉液還丹也公踰艾矣且作不勝輟或驗或不
驗奚異哉余鄉往益力且圖所以報道人者乃道
人冬夏一衲四海一囊諸所遺贈卽付本寔營建
觀宇今觀落城而道人從此逝矣會本寔走弟子

李教順請曰乾元觀當華陽洞天西為六朝棲
真士雲集之所觀則宋天聖間勅建以居觀妙先
生者也舊有碑斷而復合往跡甚奇詳在誌中希
言化去本寔就觀拓祠崇祀前殿後壇青精厨雲
水居左右翼之又構容膝處如斗大者三曰妙元
曰若鏡曰若昧希言所植桃杏方春爛然盈目即
其中又為庵者四曰甘露曰三僊曰迎僊曰一了
而觀之制始巋然煥然稱大備矣會 主上特遣
中使頒道經一藏安置乾元觀中蓋異數云云

又以餘力買田二頃山地十頃食十方道眾

勤

其間且曰吾以承闍師遺旨也闍師之言曰學道
離俗自有本業若禮斗若厭勝若折爨而食皆簪
履者事事非所望于若輩竊恐久而漸失師旨願
乞名公一言勒之貞石以詔來者予聞而詮次其
言若此且藉手報道人焉乃若乾元之旨道人所
印證于希言者非予所能窺也嘗聞乾元資始之
義于易而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道人大道無名
之意或在斯乎過此以往道人將出入無始委蛻

塵墟之外予亦且返予初服長卧南漠五指間矣
烏知其他或曰道人名夢仙徽之黟縣人希言道
術具王元美傳中

茅山乾元觀藏經殿碑記 代作

夫道兆象先希言自然三百五千言贅矣三洞四
輔三十六部何其愈贅也蓋冥萬索一一卽駢拇
函萬于一萬卽經首有熊氏不得已而爲三百猶
龍氏不得已而爲五千以至三洞四輔三十六部
其涓涓而江河乎焉得舉一而廢萬也顛生

李長卿集卷之七

豫章李鼎著

門人江都彭承蓋校

記

勅建東嶽廟長生寶閣碑記 代作

國家旣罷封禪正嶽瀆之號天子有事方澤東
嶽寔居配祀之首詎不超軼周禮而漂唐流虞也
哉諸祀祠祀東嶽並如故京師東嶽廟在朝陽關
外爲唐宋

五千萬

曆四年有

曆四年有

曆四年有

文炳然蔚然信足以奠東藩而崇明祀矣兩廡之外復有碧壇丹室以棲羽士居然僊境也循西而北長生寶閣在焉則左正一何全壽述問閣報答之私請建閣以祝延萬壽慈聖皇太后而下皆有白鏹之助厥名則我皇上之欽定者也臣休沐之暇顧瞻廟貌伏謁閣下呼萬歲者三廼作而歎曰寰中五嶽並尊惟東以岱宗稱主生氣也皇上出震配乾仁育天下生生者也東嶽有廟

謂黔庶不獲觀禮方澤猶得奔走祈報祠下順民欲生之心也長生有閣謂黔庶不獲忭舞兩階猶得呼萬歲者三于閣下順其不忘所自生之心也長生者何太上好生心之初也我皇上篤孝

慈闈寢膳恭恪視朝御講寒暑益虔因旱致雩改服徒步大發帑藏遠賑灾疲此非初心初政欲隆所自生且永綏元元之待我以生者共躋熙皞恬愉之境哉此生理也亦長生之機也惟久道成化無忘

無忘
意為新年

曹附耳而窺門窗常扃而
不乘而細書若蠅或內視而五臟歷歷或遙睇而
六書暉暉異卉奇葩更僕未易悉數久而不輟則
砉然四肢若解盎然百脈皆通而乾坤不知其顛
倒坎離不知其互交矣于是當之者意得聞之者
魄搖爭叩真人之門者如趨市如造朝真人倏有
陝洛之行諸弟子皇皇若失慈母歲云莫矣首座
周渾成先生自楚適至諸弟子以不得請于真人
者爭叩渾成先生先生不憚煩瀆而詔告之曰大
光明藏人性本來具足惟是愚菴滑湣七竅皆
譬之日麗中天瞽者自蔽今真人坐以玄室六門
之賊無令外逸乃爲自見自藏真人詎益以本無
者哉若不聞之乎南華老人曰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此言其至者也若輩迫于火符塵勞暫息偶有
所窺希微乎電光之一閃石火之乍呈耳有如滑
疑之耀自葆厥光珠玉旣成山川朗媚異日者真
人應天詔拔宅上升諸君子秉列宿之燾御照夜
之車以攬長十一大弟小川茲光也

長
發之蒙矣如其得一爲足自塞一未區區燭火
與草俱腐適導入于魔境于真人何尤哉于時
也方擁篲操箕在弟子之末唯唯稱善退而命赫
蹠識之

遊新都太平十寺記

萬曆辛丑秋予遇謝曰可於廣陵相與採竒肇勝
遊咏幾徧因憶黃山白嶽距吾里密邇而不獲一
寓目者隘矣願以來春並轡遊焉曰可曰善各以
冗奪弗果今年乙巳予將返棹豫章閉戶終老因

念大鄣山靈久待不至將如柳榆者何盍將爲避
暑飲乎於是曰可自瓜洲濟取道武林之餘杭而
入予自真州濟取道宛陵之猷州而入六月中浣
俱稅駕太平叢林相顧嗟異久之太平故有十寺
曰可寓如意寺予寓妙法寺前後一垣間之朝莫
聚首會食焉一山而有十寺何異一塵而見一刹
徵伽藍於緇流則舉一未能十於何有時祝融爲
政又苦燠旱大地盡成火宅故未能出戶戶外足
音聞寂獨呈一切一樹熱至寧一予我麗邑大

夫竭誠以禱雨三日不付士民不以為走相慶予於是恃傳殮而飽欲假蓋游觀洗鬱熱無從也越五日雨止乃得罷志于邑大夫方伯文所黃孟晉汪克符程民淑張具于漱芳臺謝少連汪仲嘉潘景升尋盟而集山色波光近當几席左手披輿圖右手浮大白一一徵之地主則知罷治之西南曰披雲峰峰距罷治一里而遙十寺踞峰之麓左右兩山衛若交戟當交戟之中疊石爲洞門十寺所從出入者也諸天閣在洞門之上閣三楹左右復三楹翼之右閣裁而爲二後祀碧霞元君前爲周道左閣爽塏軒豁卽漱芳臺也寺肇建於唐至德二載故名興唐宋太平興國中改今名寺有戒壇領別院二十有四今存其十山之中卽太平興國寺也寺後爲應夢羅漢院稍右爲五明院山左寺一曰長慶山右寺六曰福聖曰經藏曰淨名曰妙法曰如意曰等覺合三山而十我明易寺爲叢林易院爲寺則沿革之大都矣是日也清暘乍升玄雲盡歛烏卯羣秀斗出迴杓斗星室霞披霧

列環以雉堞居然化城紫陽問政尹布諸峰翠色
欲滴又如鴻儒鉅公彈冠振衣端居而玉立也練
溪一帶五水交注桴筏往來尾銜首觸或曰此山
泉也往時褰裳可涉今羈邑大夫築堰障之用以
壯形勢而溉千畝又增一勝事矣觴舉殺丞竹肉
並奏酒監在坐主客咸醉曰可朗吟吾家太白遊
興唐寺詩聲徹林木曰往讀此詩如在新都興唐
今遊興唐又如在天台國清矣已而夕陽沉沒送
客渡長虹月明沙白兩相映發幼輿曰此碎月灘
也卽太白詩檻外一條溪幾迴流碎月句中景也
循溪步月甫入洞門則燭徧幽崖又如身在須彌
山下矚繁星羅列也曰可興尚未闌張燈命酌呼
盧歡謔丙夜而罷予趺坐帳中亦丙夜而罷詰朝
爲十寺遊僧德祐前導入等覺寺前簷豎碑一捫
而讀之爲邑人鮑寧撰叙唐宋事與志合寺以至
元之季廢於兵燹洪武中稍稍復剏宣德中彌公
煥然新之至今完好拾級右折回環稍後則古木
陰翳若舒青絲步障隱蔽赤日專日意妙法穿曲

徑而左入淨名寺碑則毀矣而塚之在亟取讀之
爲刑部右侍郎錢塘楊寧撰叙唐宋事又與前碑
合獨謂唐末改興唐爲延壽抑亦有據然唐德雖
衰天命未改詎宜輕廢興唐旣曰延壽則宋可無
改矣胡淨名云乎哉寺於元季亦廢於兵燹矣
國朝洪武宣德正統間經數僧修葺至大川始就
緒由二碑互證例昉十寺槩可知也從淨名逶迤
而入爲經藏寺問經藏何在烏有也曰可笑曰如
來正法眼藏不立一字何經之有予謂寺不藏經
而山則藏寺亦匪貌名矣徙倚間幼輿携壺榼至
卽就席飲德祐茹素不舉箸五觴而起回顧右廡
一碑倚壁而臥覆以積薪徙薪視之則沒字碑也
粲然而出旣舍經藏山漸深徑漸仄遙望碧殿岌
岌欲頽一井在門甃荒蘚合德祐曰此福聖寺卽
雪竇禪師祝髮處井卽雪竇泉也予問泉佳乎曰
井深不食久矣十寺之水要以如意爲第一卽六
井三泉無以踰焉登殿頂禮三佛尚爾無恙殿後
千手眼觀世音剝落幾半予指罵曰可曰此大士

長
編地皆手眼哉從福聖度危谿而層阿者五明
也殿前重門鞠爲蔬圃大雄一殿棟橈桷折殿側
小樓風雨蝕之幾盡東北隅有室容膝搴帷而入
則文學周季蒙居業其中壁間友人程仲貞一詩
有夜燈山鬼共朝飯寺僧留之句曰可和之曰老
人應化杖孺子可封留二律琳瑯相應予題其後
曰兩君子據龍首探夜光敗鱗殘甲安用哉頭竟
從者復陳饌具邀季蒙三觴而別遵左坂斜下兩
腋風生鮮葩覆巖芳蕤惹砌虎掌狐踪與屐齒相
亂東度深谷則所謂應夢羅漢院者已被白雲封
矣嗟乎昔之主斯院者清瀾也客斯院而繪十六
梵像者貫休也見夢於道君而復歸故處者羅漢
也此一時也今之主斯院者鼯鼠也客斯院而乳
雛者白鶴也散之四方而夢魂復歸故處者衆僧
也又一時也低回良久乃去稍前而一門獨當諸
天閣者太平興國叢林也爲殿爲廡差亦足觀采
入其阻徒有危墻四立戒壇遺址了不可尋追憶
總攝二十四院鑿攝十寺時不無黍黍之感焉叢

林西有呂公祠呂公諱渭唐禮部侍郎公爲
歙州司馬時讀書處也後子孫卽其地爲祠云循
墻而左降階升城曰長慶寺寺僅兩僧而一僧在
園土登其堂入其室凜乎不可以久留也遂移坐
具于山門豁然大觀與漱芳臺埒且無窻檻侵眸
故爲最勝方塔七級若卓銀不律于案頭蓋十寺
皆屬鼎建惟茲塔爲宋故物如魯靈光巋然獨存
因語德祐曰地以人傳亦以人舉雪竇尚矣清瀾
貫休亦一時之選覩秦蕪而思締造則彌公大川
之儔可多得哉上人持戒律於戒壇久廢之秋不
謂錚錚者乎德祐固謝不敏亾何行厨午餉薦魚
鼈腹乃果然遂遶浮屠踐芳草如行細旃之上嬾
姍而歸則不召拂古鼎炷名香旋汲第一泉煮松
蘿佳茗人盡一甌予獨七碗侈于諸君之杯中物
矣客次第引去我兩人偕幼輿據胡床譚名理往
復未窮羲輪下春伯文走白衣送酒至孫且居張
叔明吳玄暉吳康侯不期至傍塔席草環坐而飲
一觴普現一月將無縮地碎月難與瓦幾罄也酒

容無改銀粟纍纍頻索半臂蓋不多露下沾衣也
起而迴翔練溪之上乍聞籬間童子歌聲冷然清
徹兩耳返而扃戶睨天心之月中規庭心之月中
矩亟呼青州從事佐以百戲月往而西席移而東
逝往逝移醉鄉之客稱睡鄉主人矣黑甜風光混
沌可譜乃銅山乍崩四天俱震夢覺一闢遂爲獅
子法王所奪耳根呶聒則大衆比丘建中元齋事
擊大法鼓吹大法螺而鑼而鈸而鏡金聲震疊已
而竹音合奏其上風然也申旦不瞑披衣候曉覓
籃輿入城造謝諸友薄暮而還水陸俱放佛燈較
前夕倍之又一奇也披雲之輿勃不可遏戒饗人
五夜治糜味爽舖畢躡青鞋曳竹杖取道五明梯
磴而上卽荆棘龍茸參天若履平地焉旣登絕頂
三天子鄣若拱若揖黃山白嶽又若延竚以需嶺
上空有亭名而亭且無址也獨張正甫記著在文
雩祀之力也頭陀當風無庸呼矣亭爲泗州頭陀
呼雨處故云少焉海天日出八表子欄引睇長安

長明
瑞色紛緼峰名披雲不虛耳太白而在當不爲浮
雲愁哉顧取擔頭春各以量受二客善爲吳歛按
節放歌羣口翕然和之傳聲答唱滿坑滿谷不減
張樂洞庭曰可曰壯哉新安之遊至此乎予歸而
出赫蹏記之

分黃導淮大工紀畧

代作

萬曆歲乙未春月直指牛公應元按江以北亟上
疏曰 祖陵當泗州之北鍾靈毓瑞實兆億萬載
丕基異時黃河順軌淮瀆安流第金水溝水盈尺
耳邇者黃日高而病淮淮日壅而病泗癸巳以還
伏秋泝漲泛溢隄上逆流灌溝且及墻址兩墀間
汪洋如沼水落石出舊痕可覆而視也稍北則舊
龍嘴在焉又北爲萬歲山溝水亦襄其麓樹多立
稿者敢昧死上奏 皇上憂惕震悼 詔冬官集
議以聞且罪先後總河勘臣言河工宜緩者而禡
之職先是壬辰給諫張公貞觀勘河目請闢清口
沙以縱淮開腰舖支河以分黃爲成議矣會倭賊
平酋之事急前議遂寢故于今追咎之應元復疏

黃河上流決于黃堦勢將奪河南從不寧蕭碭二
邑會見淪沒卽宿靈睢寧迤南州邑朝不及夕又
射歸仁隄爲 祖陵患不可不熟計也今惟以盡
闢清口淤沙爲第一義如開腰舖支河與疏海口
無論經費浩繁且無益也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
上言曰今議者率謂疏草灣復黃河故道總之歸
雲梯一海口耳夫雲梯底堅如鐵鋏鋤鑿鑄安所
從施雲梯而北別有海口者五一入五港口一入
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入五丈河一入坂浦河
一入新灞漣河各自入海稍一疏濬功可立就直
指高公舉疏請周橋武墩二三要地並建滾水石
壩且復河塘埭十二舊閘皆石畫也於是 特命
給諫張公企程勘覆從人望也總河楊公請改兆
程專濬海口治安東張公觸暑兼程以六月中旬
抵泗州會總河尚書楊公一魁總漕尚書褚公鈇
直指崔公邦亮吳公崇禮唐公一鵬集司道羈邑
多官於庭而得其畫一之策卽合疏曰 陵泗患
亟淮流壅也淮流之壅河流高也河流之高海口

塞也今惟導淮以洩壅分黃以縱淮別濬海口以
納黃非三策兼舉未善也夫淮源出桐柏歷潁壽
涉五河挾七十二溪下迫泗州環 祖陵之南東
折北下逶迤二百餘里始出清口與黃會今下流
之黃既高又東築高堰北隄張福僅僅藉一口納
滔天之流不已難乎今爲導淮計門限沙不可不
亟闢也張福隄不可不亟裁也高堰綿亘七十餘
里北武墩中高良澗南周橋並宜疏闢下流武墩
水由山陽之涇河射陽湖入海高良澗周橋水一
由寶應之子嬰溝廣陽湖入海一出邵伯之金灣
芒稻河入江分黃之途一曰腰舖一曰老黃河故
道腰舖于路最近然逼近清河縣治或有侵嚙之
虞老黃河勢若反弓且淤爲平陸者二十里而遙
惟是清河上流黃壩在焉由黃壩歷毛溝漁溝遶
鮑王二口達周三莊以西河決成溜殆天助 明
德驅河伯而肇靈者也欲分黃舍此其道無繇矣
起周三莊歷三岔墩迄五港諸口則兆程濬海口
筴也五港而下至諸海口工無可施 上不必施計

發卒則導淮二萬九千九百有幾八十日或百二十日或百五十日而罷分黃七萬三千二百有幾百八十日而罷海口二萬人九十日而罷計金錢則導淮一十四萬五百有幾分黃四十三萬七千有幾海口十萬九千四百有幾計分督則導淮之役南河郎中李元齡叅政徐成位曲遷喬蒞之分黃之役析而爲三東則清江管閘員外郎包應登暨成位蒞之中則南河郎中詹在泮暨遷喬蒞之西則中河郎中袁光宇叅議李弘道蒞之海口之役郎中兆程蒞之郡守相而下各畫地受功蓋總漕議專導淮總河議兼分黃省臺四公則兼錄而折衷其議焉旣以報可則以監督之寄畀張公稽覈之寄畀蔣公會弘道昌言高堰不可不開黃河故道難復淮安守馬化龍極陳分黃有五難總漕又上其議張公復爲辯曰高堰之築剏于漢陳登成于今平江伯後高寶淮揚淪胥魚鼈前河臣始大修以備捍禦厥功不可盡泯且生民運道攸關誰執其咎給諫林公熙春疏曰夫淮昔昔淮河非

昔河也導淮爲淮分黃亦爲淮也亦如勸科之言是也于是以冬十月經始拍季冬暫罷導淮卒業者十一分黃卒業者十三而溢越明年中春舉役如初涉夏六月而大工成矣在事諸臣上報曰諸臣不佞悞蒙任使胼胝就事僅逾六月高堰建開浚渠已堅已深黃壩清濁分流已安已駛起五港迄海洋居然一息千里去年雨僅數日患猶若是今秋驟雨彌月視昔蓋五倍之乃淮水不盈六尺泗城護堤之水不盈五尺昏墊無虞寢園爽塏

蓋皇上孝思之格天也宰執謀謨之宏遠也內外諸臣匡襄之匪後也臣何力之有焉疏入 皇

心嘉悅大學士蘭谿趙公新建張公南克陳公鄞縣沈公皆有殊錫河漕楊公褚公俱官保臺省張公蔣公俱卿寺大司徒楊公俊民大司空李公戴左右司空沈公思考呂公鳴珂工垣林公熙春楊公應文以及議事任事諸臣爵賞各有差臣作謬貳冬曹承乏視篆者十九愧謏陋無能贊助萬一過蒙 綸綍銚幣之賜又濫晉右史署部事

如故竊不自意遭際明盛沐茲曠土追惟始事喟
然嘆曰古之治河主于去害先朝兼欲利漕今
也上祖陵中運道下民生三者萃于斯役難之
難矣不寧間閻細民浮言日起卽二三在事諸臣
又如作室于道謀聖天子毅然獨斷于上動大
衆十餘萬帑藏七十餘萬漕粟二十四萬興嘉隆
以來未有之役樹嘉隆以來未有之勛大聖人舉
動豈不迥出尋常萬萬者乎緣述其梗槩若此至
善後諸策則載後乘云

豫章孔氏祠記

代作

夫禮之重祀典也以報本也拊躬而思躬所自出
則有先祖之祀食毛而思毛所自出則有先農之
祀誦詩讀書而思詩書所自出則有先師之祀
我國家稽古定制祀典肇修臨雍而外令率土
羣邑並建學爲廟以祀至聖先師重詩書所自
出也至闕里衍聖公之崇重又遠軼百代而加隆
焉猶慮支裔繁衍僑寓薄海外內者匪一令所在
羣邑加意存卹無令輸力繇作與下伍載在會

典可覆而視也豫章之有孔氏自
奉大夫公銘
始中奉公兄冬官亞卿公鏞筮仕都昌令携中奉
公肄業署中聲籍籍起寧靖王方以賢聞國中安
福羈主婉而能文欲妙選令族快婿計給中奉公
至強尚主焉請於 朝獲麟袍玉帶之賜等於駙
馬都尉而後合卺禮成既靖王舉孫宸濠中奉公
聞其啼聲曰是將覆而宗矣寧免我乎亟毀家徧
賙貧乏遣子彥收之曲阜補三氏學弟子員中奉
公屬纊時命彥收青衿以待目攝之曰異時藩王
緩急有召無改爾服以往遂瞑後宸濠舉逆時徧
授諸國戚偽職彥收以儒服弗錄卒免于禍其先
事卓識洵無忝歟祖矣中奉公 諭葬新建縣洪
崖鄉子孫占籍焉嘉靖間撫臺馬公森何公選蠲
免闔戶繇役督學王公宗沐補彥收孫弘震新建
縣儒學奉祀生員萬曆間督學孫公代補弘震子
聞道南昌府儒學奉祀生員按臺韓公國禎督學
鄒公國柱優以廩餼今萬曆己酉方伯陸公旬宣
茲土百墜聿興追念 至聖功德 萬禩卽羈

邑春秋有事寧足報稱於萬一乎乃具道建祠之請會郡守杜公在事畢志助勦用成厥美某也叨下走奉德意相眡厥壤蓋在惠民門內寶源局東之隙地爲故相分宜氏籍產廳事一凡三楹左翼爲室者六右翼爲室者二廳事前門一凡三楹左翼爲室者一右翼爲室者三歲久圯甚遲此不可以三稔矣度之從得地十有五丈衡得地十有六丈前臨通衢後倚頽垣左界清水塘官道右界漕運館今寶源局故址以其僻在一隅官舍民廛皆所不任故存之至今允矣其宜爲孔氏之家廟也累牘而後上之方伯公得報曰可且命表以卓楔授以公牒而申之令曰堂之上可廟可貌堂之中可豆可俎堂之下可拜可舞堂之左右可貯祭器可貯遺書堂之兩翼可肄爾業可宜爾室家其殫爾力捐爾貲崇之墉之無乏公帑其戒爾子若孫世守公業無蝕于姦豪無寓人于爾室無見金夫而不有其祖以速爾罪戾聞道曰唯唯敢不惟命是聽下走某退而爲記勒諸貞珉曰嗟乎孔氏

之子若孫之於先師躬所自出也
先師詩書所自出也起家誦讀奠食受采又土毛所自出也茲一役也以妥至聖在天之靈則順以對揚聖天子休命附於會典之意則忠以錫類於孔氏之子若孫世守廟祀則孝一舉而三物備焉方伯公其善承者乎下走某樂觀厥成其何力之與有

冢孫三齊夢記

萬曆己酉冬十月二十有一日之夕予夢同年劉少詹雲嶠先生謂予曰貴門生陸夢龍舉于鄉矣日投刺于閣人而閣人弗之納也予問陸生何許人少詹曰廬江毘六安州其籍也覺而占之弗繹厥旨質明冢孫三齊詣榻前告曰孫昨讀戒殺放生文而有動于中也宵夢過城隍廟轉造一室主人偉貌修髯頂九華巾披淺青綃衣出而揖曰子非李生耶吾與汝故相善今忘之耶孫徵其姓曰彭氏命童子進茗茗罷作而起曰子宿有善根能過我內親許乎因前導入巨門列子若法曹者

櫛比中有貴人坐堂皇左右侍衛其席階下伏囚徒並關三木被五刑痛楚殊甚又導詣一長廊架以欄楯中貯六畜或無首或斷翼足或剥膚割腸血淋漓積若赤海皆作人語訴諸寃狀彭指示孫曰此皆戕彼衆生之命以寔口腹者故輪迴之報不爽毫末又導詣一巨室中多嬰童可三五歲峩冠象服狀若成人儀從都美彭指示孫曰此皆宿因種德將投胎食彼福慧厚報者又導詣一城府高廣無極門闔戶牖塗金碧丹堊堂上敷坐具四序設彝鼎尊壘環視幼童季女具擅輕歌妙舞琪樹瓊葩森映庭際又多結實纍纍殊非人世所有門端題曰極樂之國彭又指示孫曰此予內親宅也孫曰能假我以為讀書所乎彭曰子能益培善根何不可之有因徵孫生辰孫曰惟庚寅吾以降其月律應林鍾其日再逾晨而晦其時翼火蛇屬焉祿命家云何彭曰不甚崇高不甚永延差可耳孫懼而泣下彭曰命不能制人寔能制命曩告子培善根者須發洪願堅戒殺攻王之志除葷

茹蔬則崇高永延可致也孫曰齊微軀孱然者將如除葷茹蔬何彭曰物各一性亦各一軀寧有割彼肢體饜我口腹而能長久者乎孫唯唯奉教惟謹又導詣一禪室有老僧龐眉皓首跏趺端坐積埃蔽體彭又指示孫曰識此比丘乎而身所自也孫驚起越澗遂寤不知何祥也予曰三尸寓人身中實姓彭氏念惡則助而惡念善則助而善若初歷者冥司也再歷者天堂也三歷者西方極樂世界也最後禪室比丘者若前身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予所敢厚望于汝者也人固不可以無年蓋亦有陰騭壽者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上帝好生讀戒殺放生文而有動于中則好生之機感通于神明矣夢境所見者三尸神示警令心無退轉也除葷茹蔬以徼福利猶爲妄想然舌根清淨心契上帝推而陰騭衆生亦未必無冥報也齊因稽首蓮座發洪願如夢中人語且請予記之予占夢之中又占夢焉將予所夢者意而繹之蓋曰同年者同于道者也門生者得吾道以成其身者

也陸夔龍困龍也舉于鄉而名聞秋九月矣秋九月雷乃收聲矣此過時之謂也非不及時之謂也夫如是吾道其窮矣乎齊曰龍德而隱者非歟子無德不足以當之承家之學齊其勗諸

李長卿卷之七終

書